

中国当代·传奇小说·精粹·中国当代·传奇小说·精粹

山匪情话



● 新世界出版社 ●

中国当代传奇小说精粹

山匪情话

王洲 编

新世界出版社

新登字（京）136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山匪情话：中国当代传奇小说精粹/王洲编．—北京：

新世界出版社，1995.6

ISBN 7-80005-289-3

I. 山…

II. 王…

III. 传奇小说：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95）第08286号

山匪情话

中国当代传奇小说精粹

王洲 编

新世界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百万庄路24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省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1995年6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345千字 16印张 印数1-15000

ISBN 7-80005-289-3/I·015

定价：16.80元

著作权所有·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·违者必究。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本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门 规	李 晓 (1)
五 魁	贾平凹 (121)
山匪情话	尤凤伟 (178)
高 买	林 希 (221)
赌 徒	杨争光 (299)
大顺店	高建群 (355)
神 汉	路 远 (406)

门 规

李 晓

引 子

田老大六十大寿的那天，田府里发生了几件事，其中一些至关紧要，像山谷响雷似的滚出一连串回声，另一些当时并未引起人们注意，也确实没什么可引人注意的，但对后来法租界那场惊天动地的大火并，却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。

水生就是在那一天来到田府当差。这件事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，不过对别人尚无关系。那天清早，有一只乌篷小船靠在苏州河边，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钻出低矮的船篷，艰难地挺直腰背。当他踩上上海的土地时，他的身前身后走着许多和他一样来大城市碰运气的乡下人。他们扶老携幼，身无分文，只带着背上的铺盖卷和一脸袋憧憬。在这些人中，小伙子算是相当幸运的，因为他有的不光是铺盖卷和憧憬，他是到这个陌生

的地方来投靠叔父，而且在这里他还有个从未谋面听说早已发达的远亲。

这个小伙子就是水生。几天几夜蜷缩在船舱里，他头昏眼花，胸闷欲吐，就像是宿醉未醒。船虽靠岸，他耳朵里仍然轰鸣着哗啦啦的桨声。然而这陌生的城市把一股陌生又强烈的气味送入他的鼻腔，使他精神振奋。他对前来接他的叔父说的第一句话是：这是什么怪味？

“什么味，上海的味。”他叔父指指苏州河水，又指指远处鳞次栉比耸立的烟囱。苏州河里流着发黑的漂浮着团团垃圾的水，远处工厂的烟囱正向天空喷吐黄烟。

一小时后，水生被叔父领着走进了田府。当水生看见那两幢漂亮的三层楼房时，他忍不住叫了一声：“啊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！”

“我们住后院。”他叔父说，“这楼是田老大住的。”

“田老大？听我娘说，他就是乡下我表姑的男人呢。”

“闭紧你的嘴。”叔父在水生头上拍了一巴掌，“这里可没你的表姑表舅，人家是公司的老板，是东家，我们是当差的。记住了，就这样。”

当天晚上，他的叔父死了，是被人杀死的，后来，等水生目睹了其他一些人的惨死之后，他才意识到他刚踏进上海时闻到的那股怪味，其实是死亡的气息。

林用慢吞吞从主桌旁站了起来，他想是该他说话的时候了。

作为四海公司的二老板，在老大田文辉生日酒席上祝辞似乎已天经地义地成了他的职责。他挪开椅子，稍稍向后退了步。这间本来十分宽敞的饭厅，由于排满了桌椅，今天也显得拥挤不堪了。林用现在几乎贴近墙根，在他的身体一侧，是一排落地长窗，窗对面是田府的后楼，好像一伸手就够得到似的。和这前楼一样，那里也灯火通明，洋溢着一种喜庆气氛，只有三楼西角的一个窗口黯着，像只紧闭的眼睛。林用向窗外瞥了一眼，他的目光越过那个无灯的窗口，望向灰蒙蒙的天空。在灰蒙蒙的天穹下，几幢黑色的高楼矗立着，像是这都市的城标。

林用端起酒杯，轻轻咳嗽一声。他说：“二十多年前，我刚来到上海。那时我还是个没见世面的乡下小孩，我走在马路上，对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我第一次看见汽车电车，第一次看见黄头发绿眼睛的洋人，也是第一次看见舞厅影院，我觉得就像以前的日子都是白活了。在南京路我看见一幢五层楼的洋房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像迎面撞上了一座山。在乡下我家住的是烂泥墙的茅草棚，我从没想到过，房子还能盖得这么高这么大这么漂亮。我记得当时我拉住我爸爸的袖子，怎么也不肯走，我一遍一遍问他：爸爸，爸爸，这房子究竟是怎么造起来的？”

饭厅里鸦雀无声，所有客人的眼睛都望着林用。林用停顿了一下，他知道这些人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奇怪他为什么在这种时刻说出这么一番话来。今天田府请的客人大多是上流社会的名人，诸如银行经理，大厂、大店的老板，有退隐的军阀政客。自从四海公司在法租界下地盘站稳脚跟之后，他们便蜂拥而至，争想做田老大的座上客。林用用略带讥讽的眼光扫视着客人们，他想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自己话中的意思，因为他们从没住过那种茅草棚。

“说啊，老二，说下去。”主桌上田文辉催促着。

林用对田文辉笑了笑。寿星翁今天穿了身做工讲究的缎子团花长袍马褂，满脸堆着喜气。他左首坐着独生子田斌，右首坐着珠光宝气、十个手指都戴满钻戒的姨太。四海公司的三老板郭金发、四老板丁土根夫妇也在主桌上。郭金发和丁土根都是西装革履，两位太太披金挂银。林用心想自己在这种场合里显得太简慢了些，他只穿身蓝布长衫，而且那蓝布久经洗涤已泛出了白色。不过这是多年来他一成不变的习惯，如果说他可以以为谁换下这身寒酸的打扮，那个人肯定不是田文辉。

“后来我明白了。”林用接下去说：“那幢房子是用烟土堆起来的，不光那幢，上海滩每一幢高楼，每一条马路，每一寸地皮，都是用烟土堆出来的。现在，我要请各位和我一起敬今天的寿星，我们公司的田董事长一杯酒。没有他，就没有四海公司的今天，自然也没有我林用的今天。我还敢说，要是没有他，整个法租界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我祝他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，越活越年轻。”

客人们鼓着掌，不约而同地起立，把手里的酒杯向主桌上的田文辉举起。田文辉笑呵呵地站了起来，虽然已经六十，他身材仍十分魁梧健壮，只是稍稍有些发福。他向各张桌子的宾客拱了拱手，高声说：“多谢多谢，各位能俯允赏光，是给我田文辉的大面子，也是我们公司的面子。还望以后跟我多多合作，大家一起发财。”饭厅里响起一片觥筹交错人语纷杂的声音；在那种嘈杂声中，田文辉一溜儿走到林用身旁，用他粗厚的手掌拍了拍林用的肩膀。“老二，你这场捧得好。”他轻轻说，“等下个月你四十二岁生日，我来给你捧场，祝你早日讨一房如花似玉的娘子。”说完，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林用没作声，他刚刚喝下那杯喜酒，似有些不胜酒力，苍白瘦削的脸上浮起了红晕。听了老大的话，他只露出几分苦笑，接着忙不迭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条白手帕，按在嘴上，小声地小心翼翼地咳起嗽来。

真正注意听林用这番祝辞并把它记在心里的，也许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小伙子水生。林用讲话的时候，他正站在饭厅口的立柱后，好奇地向里张望。这一天里他已经用同样的眼光打量过田府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。田府的院子比乡下最富的人家还大上几倍，大得让他吃惊。两幢前后排列的三层楼房，楼前是个很大的院子，修有开汽车的弯道。两幢楼中间也有个院子，叔父把那叫作天井。后楼后面有个小花园。让他稍稍感到失望的，是他没能住上洋楼，叔父住在花园尽头的一排平房里。不过就这平房也比他乡下的家要强多了。

进田府时时间还早，东家和师爷都没起床，叔叔让他先在平房里歇一会儿。水生也真累了，在船上的三天三夜，他和别人挤在一块，脚抵脚，背贴背，没睡过一个好觉。他在床上躺下，一合眼就睡过去了，等再醒来天色已经擦黑。

水生走出平房，走到了小花园里。花园里没有人，修剪得齐头高的冬青树，像人似的排着队一动不动。水生站在树丛中听见了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好像前面有个热闹的集市。他顺着卵石小道向前走，看见一座石头雕像立在大草坪中央。这是座外国女人的像，浑身上下没一点遮掩。水生脸有些发热，忙不迭把眼光移开，但他立刻又想起花园里没别的人，不会有谁注意到他，于是他又转过了头。石头女人的身体在黄昏时分昏黄的余晖中闪闪发亮，细细的腰和丰满的屁股接在一起就像个大葫

芦。水生在石像前站了一阵，离开时心里充满了一种莫名的兴奋。

后楼里人来人往，都脚下匆匆忙着干自己的事。水生没找到叔叔，便来到天井。十来个工人正在天井里搭戏台，有的捆竹竿有的铺门板有的挂吊灯，琴师们在一边吱吱呀呀校着调门。水生看了阵，又走到前院。前楼门口和弯道上站了许多人，都是些五大三粗穿着短打的男人，腰间还都鼓鼓地凸出一块。院前的铁门大敞着，水生望见沿街停着一溜汽车，两个巡捕在车边溜达，头戴着斗笠似的小帽。水生想在外面数数有多少辆车，忽听有人叫道：“喂，你是干什么的，小赤佬？”他转过身向左右望望，指着自已说：“你是问我吗？”守在前楼门口的一个大麻子喝道：“当然是问你。”水生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另一个守门的插嘴说：“别管他，张麻子，这小孩是老六的侄子。”

于是水生知道了叔叔在田府被人叫作老六，那个盘问他的人是张麻子，再过一会，他还将知道那些守卫腰里凸起的东西是插在皮带里的手枪。张麻子的盘问使他打消出去数车的念头，他又走回前楼，跟随端菜的佣人神差鬼使上了二楼。他靠在柱子后好奇地望着饭厅的客人，同时一句不漏地听了林用的话。他觉得林用那番话，至少那前面的一半，是对他水生说的。

“水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有人重重地敲了下他的脑袋。

水生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是叔叔。“叔叔，我到处找你。”

“我才是到处找你呢。”叔父压低声音说，“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！在田府你不可以乱走的，懂吗？你没看见那些人，他们腰里都别着枪。”

叔父拉着水生的手下楼，穿过天井向后楼去。“我现在带你去见师爷。”他说，“你不要乱讲话，在这里除了老板，就是师

爷当家，要是他不许你留下，我就没办法想了。”

师爷在记账房间登记宾客送的贺仪。他戴着滚圆的老花镜，写账的模样让水生想起村里教私塾的先生，但是当他抬起头来，水生又觉得他那对眼睛像落在树枝上寻觅食物的老鹰。“师爷，我把水生带来了。”叔父向师爷弯弯腰，又回头对水生说，“别傻站着，快叫师爷呀。”

“师爷。”水生说。

师爷的老花镜滑到了鼻翼处，眼睛从镜架上方看着水生。“多大了？”

“十八。”水生有些不自在，低下头说。

“都会干什么事呢？”师爷问。

“犁田、插秧、割稻、打谷，我都会。”水生大声说。

“会这些有什么用？”师爷怪里怪气地笑出了声，“你当我们是开粮店的？”

“师爷，”叔父忙说，“水生人小力气可不小，挑水劈柴也能干。”

“能劈柴就能甩斧头，那行。”师爷说。

叔父像是吃下了苦药，脸突然皱成一团。“师爷，”他恳求道，“水生还只有十七岁……”

“老六，你担心什么，”师爷似笑非笑，“我不会为难水生的。这样吧，正好桃红被打发走了，就让学生给三楼送饭，余下的时间在烟房里给你帮帮手。”

“好、好，多谢师爷关照！”叔父连连点头。

“不用谢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说你们也是老板的乡亲嘛！”师爷说，“对了老六，今天客人多，家里烟土恐怕不够用，你坐老何的车去货栈提几箱，等一下我会带水生去三楼。”

这是水生进田府后第一件活。叔父把他领进小厨房，大师傅已经在托盘里摆好几样清淡小菜。水生端上托盘又回到账房间，等师爷记完账，两人一前一后上了楼。后楼的楼梯是大理石砌的，扶手溜溜滑，像攀藤绕着一棵看不见的树那样盘旋而上。水生跟在师爷身后到三楼过道底的一扇门前，那门紧紧关着，门上吊了把铜锁。师爷从口袋里掏出把钥匙，打开了铜锁，然后把钥匙交给水生。“这东西往后就归你管了。”他说，“记住，除了老板和我，你不能把它给第三个人。”

师爷推开门，让水生进去。水生跨过门槛走了一步又停住了。在他面前有一堵木板墙，高高的几乎顶到了天花板。水生心想这叫什么怪房间，这时他听木墙里面有人说话，是一个女人在说话，声音很疲惫，拖得很长，软绵绵的，还是一口京片子。

“是桃红吗？我正等着你呢。”

去货栈的路上，老六心里还惦记着水生，他担心这小孩愣头愣脸的会在田府闯出点什么祸。他知道水生现在一定已经眼花缭乱了，乡下人刚进上海谁不是这样，可他们并不了解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在这种地方一步也不能走错。老六想等回到家他得好好开导水生一番，那是晚上八点钟的事，他没有表，不过当老何的汽车开过外滩，他清楚地听见海关大楼的钟声。那时他正心不在焉地听着老何发牢骚，老何出门前在厨房偷喝了几杯酒，借着酒意抱怨起工钱太少，不够花的。老六劝他想开点，不管怎么他们俩生活还安稳，用不着和那些打手一块抡刀动枪。老何不以为然说：“你认识林先生家的老周吗？他也是开车的，每月拿四十块大洋呢。我才有他的一半。”老六说各家有

各家的开销。“什么话？”老何说，“谁不知道我们老板在公司里分成最多，不是我背后说东家的坏话，田老大这人就是太小气。就说你，还算是沾亲带故的，不也和我一样？”老六没再搭理老何，他别转脸看着车窗，看着窗外飞快后退的街景，接着便听见海关大钟叮叮当当地敲了八下。

货栈的门开着，老六让老何把车停下，独自走了进去。路灯亮一下暗一下，惨淡的灯光下看不见人。老六走进库房前，使劲推了推木头大门，门嘎嘎地开了。老六觉得很奇怪，往常这门里门外少不掉有三五条大汉把守。他把头伸到门里，里面没亮灯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老六不知电灯开关在哪里，便拉开嗓门喊了一声：“人呢？有人吗？小王在哪儿？”

一点红光从黑暗深处浮现出来，慢慢向他飘近，老六辨出那是一根叼在嘴角燃着的烟头。借着那点火光，他又看出吸烟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呢帽，以及被那火花衬得特别凸突的前额。老六瞪大眼凝视了一阵，没把握地问：“阿祥？是你吗？”

“老六？进来，把门关上。”吸烟人说。

老六走进库房，“阿祥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看货栈的小王呢？”

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提几箱烟土，今天田老板过生日。”

“你不该来的。”阿祥说。

他扔下烟头，踩在脚底了，把那点微光也灭了，库房里又是漆黑一片。老六闻出一股奇怪的气味，极强烈极刺鼻，像是发臭的苏州河水。

“你搞什么名堂？”他说，“干吗鬼头鬼脑，是不是在聚赌？阿祥，别闹了，把灯打开。”

“开灯!”阿祥在黑地里说。

两道光柱刀一般划破死寂的空间,是一辆运货卡车的前灯。在那两道光柱下,横七竖八躺着八个人,八个已经死去的人。他们身下有潭深褐色的液体,稠稠的、粘乎乎的,就像刚出锅将凝未凝的烟膏。

“出什么事了?”老六十分惊恐地问。

这是他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没来得及回过头,一件坚硬的物体已重重击在了他的脑后,把他的头骨击得粉碎,碎骨深深刺进脑子里。在老六的意识离开身体之前,他还恍恍惚惚听见阿祥低声叹了口气,无不惋惜地说:“你实在不该到这里来的。”

•

水生是老六死后第二天才听说了这件事。头天夜里他吃过饭就去天井等着看戏,那会儿天井里就像大白天似的,戏台上方吊着几盏亮晃晃的灯,两旁楼里也灯火通明。东家和客人已经把椅子搬到前楼的阳台上,女眷们在后楼窗口半现着身子。戏台下挤得水泄不通,站满了田府佣人和外面来的听差。水生看着他身边的人,他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映着一盏小小的灯。

琴师把锣鼓家什敲得震天价响,演员一会儿唱一会儿打,使出浑身的劲。水生不太明白台上演的戏文,他没看过京戏,在乡下逢年过节请的都是毛儿戏班。与其说他在看戏,不如说他在看看戏的人,观察他们的衣着言谈和举止。他注意到另有些人和他一样地心不在焉,田老大在阳台上连连打呵欠,林先生仰着头,不知是在数星星还是望着后楼的屋檐,师爷带着几个人匆匆往外走。自然,水生那时绝没有想到师爷出门跟他的叔叔有关。

没等戏散水生便回到后院的平房，他想在床上等叔叔回来。他有许多事要问叔叔，比如三楼那房间怎么那样怪，住在里面的又是什么人，但没等到叔父回来他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个五颜六色的梦，梦见自己坐在船上，船在一条黑色的河上走，突然从水里浮出一个不穿衣服的女人，像条鱼似的转眼游开去了。后来船又走到家乡的小溪，他站在船头望见了村口的那棵大树，大树下有一群正玩耍的孩子。

第二天清早，水生才知道他叔父已经死了，是那个叫张麻子的人告诉他的。他走进佣人吃饭的大厨房，看到所有的人都在脸色阴沉地小声议论。水生打了饭，坐在角落里一张粗木方桌旁，一会儿张麻子也端着碗过来了，“你这小孩倒是心硬得很。”张麻子在他对面坐下，说：“你叔叔死了，你还笃笃定定在这里吃饭！”

“你见鬼吧？”水生说，他以为张麻子在骗他。

“我没见鬼，老六才真见鬼去了。”张麻子说，“昨天夜里他在货栈死了。”

“他身子好着呢，什么病没有，怎么会死？”水生不信。

“没病就不能死了？”张麻子苦笑了下说，“在上海死个把人还不像吹落片树叶似的。你不信？好吧，到账房间你就信了。师爷叫你吃完饭去他那里一次。”

到账房间里就不由水生不信了。师爷把十块银洋放在写字台上，让水生给乡下的婶子寄去。一夜没睡，师爷那双鹰眼里暴出通红的血丝，显得很累很不安。他没对水生说老六死的详情，就是他想说他也说不出来。等他赶到货栈，一切都已结束了，他只看见一个被人搬空的库房，以及几具躺在库房地上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水生捧着那十块银洋迷迷糊糊走到天井里。太阳爬过楼的屋脊，咻一声扑在他脸上，使他望见的一切都是白茫茫的。对叔父水生并没有多少感情，在他还小的时候，叔叔就离开了家乡，可以说是半个陌生人。但现在，当这半个陌生人像缕轻烟似的在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时，水生却仿佛成了孤儿。他心里生出一种非常奇怪而且互相矛盾的感觉，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在这里呆了很久很久，又像是刚下船刚踏上苏州河的河岸，和走在前后左右的人一样，空怀着希望，但不知何去何从。

二

三马路上的日新浴室，晚上照例是最热闹的时分。

日新浴室门面不大，扁额上的金漆也已经斑驳脱落，露出下面的木头本色，可门内的兴旺景象却与外表形成鲜明对比。每天晚上，华灯初上之际，这里人群出入摩肩接踵，透过飘动的门帘布，处处都可窥见在浓浓蒸汽后隐约闪现的男人躯体。泼水声、叫骂声、收音机里的唱戏声、小贩卖干果茶点的吆喝声，与汗臭香烟味混杂在一块，给初来此地的人某种入地府的感觉。

不过浴室二楼的雅室却另有一番气象。

郑子良躺在日新二楼他长包的池子里。这池子约有一张床那么大，一头深一头浅，深处水齐腰间，浅处可让人半躺尚露出颈脖。郑子良四肢摊开，闭着双眼，一个浑身精赤的澡堂伙计蹲在他身边，替他擦洗身体。那伙计左手牵着郑子良的腕部，把他的胳膊放在自己膝上，右掌包着一条毛巾，以轻柔而熟练的动作，飞快地在郑子良的胳膊上搓刮。污垢的皮屑随着那动

作飞溅到池水中，毛巾下现出层红朴朴像婴儿脸一般的皮肤。郑子良轻轻喘着气，如同在品尝和妙龄女子温存的滋味。

郑子良是苏北帮的老大，在公共租界里也算得上说一不二的人物。有张小报上说他的势力可以跟法租界的四海公司相提并论，可郑子良自己知道，真论实力，不要说田文辉，就是四海公司里最弱的丁土根只怕都比他强。这件事全得怪该死的英国佬，1919年他们在上海开了万国禁烟大会，没多久公共租界便宣布禁烟。于是大大小小的土行，桃膏铺、燕子窝一窝蜂全迁出法租界去了，就像退潮似的，卷走了白花花的银子，留下一块贫瘠的沙滩。郑子良常常缅怀先前的好日子，那时公共租界里也是烟铺林立，不说别的，光保护费都收不过来。保护费是按烟枪数算的，每杆枪捐一块钱一月，最不成气的燕子窝也有十来杆枪，整个租界不下十几万杆，每月就是十几万块银洋哪。那就是过去的事了，如今他剩下了什么？一家戏院，几片赌场，还有就是公共租界的粪车行。粪大王，呸，要放在以前他连提都不好意思提。

郑子良站起来，走出浴池。他仍然张着手脚，让擦背的伙计用干毛巾抹干他的全身，再把毛巾围在他腰上。“干得不错！”郑子良满意地说，顺手在伙计的光背上拍了一掌。伙计献媚似的笑着，从矮桌上的烟盒里拿出雪茄，塞进郑子良嘴里，十分灵巧地打燃了打火机。

“嗯，干得不错！”郑子良向白云缭绕的浴室喷了口烟雾，“等一会儿问杨秘书去领赏钱。”

浴室外面是一间茶室，茶室布置得很雅致。墙上挂着王一亭吴昌硕的画，墙边有个摆着瓶瓶罐罐的古玩架，两张配茶几的躺椅。郑子良走进茶室，看到杨素在躺椅上看报。杨素是他